



宜居东湖。 向哲 作

人生·随笔

一袋山货

章亚梅

这是一根普通普通的塑料袋,红白相间的条纹,许是不堪重负,又或者是因为辗转了1000多里地,绳子已断了一边。里面装的是核桃和花椒,地地道道的山货。

它来自阿坝州金川县卡撒乡巴拉塘村。

在今年3月之前,我并不知道祖国的版图上还有这样一个地方。藏区的高半山上,住着那样一户人家。女主人叫张诗秀,丈夫患胃癌去世,一人拉扯着两个孩子,供养着年迈的母亲。

张家的艰难是两年前从援藏的同事老刘处得知。老刘是我们的机关党委书记,眉山第三批援助金川工作组的一员,在一次下乡途中了解到他们家的窘况和无助,民主征求我和另外4人的意见,加上他本人,团结起了一个“6人帮助小组”,每人每月出资100元,共同帮助两兄妹读书。

资助贫困学生这样的高尚行为,因为100块钱竟然发生在了我身上!曾经以为这样的“光彩工程”跟我这个工薪一族是有距离的,是那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家,甚至是喜欢沽名钓誉的土豪做的事情。

那一刻,我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。

2015年4月17日,我向提供的银行账号打了第一笔钱,600元。大概是当天晚上,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,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没有多余的话,只是一个劲地道歉,把我搞得有些不知所措……

夏天过后,我收到了一袋山货,是带着泥土香味的干蘑菇。张大姐说这是两兄妹暑假上山采的,因为雨水多,菌子少,晒干了就一点点。后来,“就一点点”成为了她每次捎带山货给我说的最末一句朴素的谦词。话语总是淡淡的,但完全掩饰不了浓浓的人情味。他们在用自己可能的方式表达心意。

姐姐的成绩不错,人也懂事,弟弟顽皮,学习不太勤奋。每一个节日,总会收到姐姐借妈妈手机发来的祝福短信,这让我很温暖。

2015年8月,王影聪主席专程到金川县看望慰问援藏干部,无意听说了我们的“私人行为”,把老刘说了一通,在主席眼里,我们都是“小朋友”,工资也不高。于是,我个人参与的“光彩工程”就上升为公家的集体行动,列入了单位的扶贫攻坚工作内容之一。

这样的“行政爱护干预”导致的经

费渠道变化,并不为张大姐知晓,我也从未主动告之。

再后来,当我收到辗转托工作组带回眉山的山货时,便会觉得受之有愧,心里很不坦然。而一个念头却似发了芽的种子,强烈地想去金川看看。

2016年3月的一个周末,终于成行。奔波10多个小时,到达卡撒乡巴拉塘村,见到了山腰上我牵挂已久的人家。在此之前,他们于我而言,仅限于一个银行账号和一串电话号码,并没有太多温度。

停稳车,一个瘦瘦的男孩抱来一块大石头塞在我的前轮,是弟弟,连他都有了对付山地停车的经验。“妈,快点回来了……”顺着他吼的这一嗓子方向,我看到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妈妈。穿一身蓝布衣服,扎着头巾。近了再看,脸上的高原红极具特点。

因为提前联系过,进屋后小院里已摆好了桌子、凳子,放满了花生、瓜子和爆米花。姐姐欢快地跑进跑出为我们端茶递水,一看就是很懂事的女娃。谁敢否认她的懂事呢?每到周五回家,迅速做完作业后,一天半的时间都在帮妈妈劳动,星期天下午再带着弟弟步行两个多小时返回镇上的学校。

梨花纯洁地开在枝头,映照着几张纯朴的脸庞,在和他们的交谈中,我感到自己的一颗心竟然有着从未有过的纯净。

临走,我悄悄塞给了张大姐一笔钱,那是我履行公务员职责得到的报酬。那,也是我表达心意可能有的方式。

打开车门,姐姐和弟弟抬着一根编织袋凑过来,不由分说往里塞。为了防止我推辞,弟弟一把将我拖住,瞬间被控制,小年纪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劲!是两块腊肉和一袋花椒,这让我很哽。打心眼里不愿意要,因为我知道这是可以卖钱的东西,是他们家可纯的收入渠道。一亩地六、七十棵花椒树,能换回全家一年的生活必需品。

返回眉山很久以后,姐弟一家站在梨树下挥别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浮现。我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偶然的过客,而他们却早已把我当成了亲人。

立冬的这一天,再次收到一袋山货。核桃的壳很硬,如姐弟一家面对困境的坚强,剥开一尝,仁很脆,特别易碎,这让我想起了山里猛烈的阳光,以及那些需要关爱和保护,然后一起同行的人们。

诗歌·抒怀

闪烁的五星红旗

——观天安门升旗有感

徐成君

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
伴随着人们凝望的眼神
我们的心潮沸腾

无论是在天安门前
还是在雪域高原的岗哨旁
国旗温暖着持枪哨兵的心
参加国际赛事的运动员
仰望徐徐上升的五星红旗
有一种强悍力量的振奋
为国争光、昂扬拼搏

天宫二号机身上醒目的国旗
在万众瞩目中进入太空
照亮了多少人的双眸
给世界华人带来欢呼和崛起
围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
紧跟党中央的伟大部署
华夏儿女携手和谐奋进

啊! 闪烁的五星红旗
引领我们温暖的爱国情怀
唤醒我们忠诚履职的使命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

秋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你的故作坚强与骄傲,
苦苦伪装、强作微笑;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谁还没个伤风和感冒,
相信生活依然多彩和美妙!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什么都不能把你击倒!
在我心中你依然那么美貌!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信心比什么都重要,
没有什么你做不到!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过去美好的时光怎么能忘掉?

亦师亦友的情谊永不会抛!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我多么想给你一个温暖的怀抱,
让这段特殊的日子,
变得不那么难熬;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我多想成为你精神上的小小依靠,
让你放松心情,会心的微笑;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多么希望我能够帮到,
让我做你一剂苦口良药!

其实我什么都知道,
柔软的心需要阳光普照,
让我做那一缕阳光,把你紧紧拥抱!

生活·体味

兰花儿

汪小琴

很少言语的父亲突然给我打来电话,告诉我已经快10年没有住的老宅拆掉了,卖给了木材加工厂。听父亲的话语感觉他有些落寞。

那座老宅是父亲年轻时省吃俭用修的,我们一家人在那里快乐地生活了20多年,更有着我和弟弟快乐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记忆。乍一听,我心里也有些酸楚。但老房已经年久失修成了危房,不拆也不行了。

第二天,我便提着父亲最爱的香烟和母亲最爱的甜食回去了。父母听到喇叭声便跑出门迎接,就像迎接客人一样,年轻时那个一脸严肃的父亲已经很多年不见了,现在有了一份慈祥。母亲一直都是笑嘻嘻的,以前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,在母亲身上体现得正好。母亲只上了一年小学,她一直是家里最有幸福感的人。

看到我手里的香烟母亲便唠叨父亲,“喊你戒烟,一辈子都戒不了。”父亲说,“你看你那么胖还喜欢吃甜食。”边说边拉拉扯扯地进了屋。喝了口茶我对父亲说,“房子卖了就卖了,留着还得打理,你们老了,卖了省事。”母亲拉大嗓门附和道,“就是就是……”父亲告诉我他在房子里转悠了几圈,房子家具都真是旧了,就这几盆兰花还挺挺有生机,便抱回来留个纪念。

那几盆兰花被放在了院子里最显眼的位置,换上了新花盆。长得茂盛,满盆都是翠绿的叶条,其中有一盆还开了十几簇鲜花,散发着香气,就和很多年前我们在山里找到它的时候一样,它们在老房子里呆了也有20几年了。

记得儿时山上的兰花还真不少,上山砍柴时寻着花香就能找到。那些年山里人日子不富裕,但各家小院都装扮得挺美,总扯些野百合、杜鹃、兰花,还有些现在我也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。这些野花生来就不娇贵,不用浇水,不用施肥。

我特别喜欢兰花,四季常绿,从不萧条,每每看到总是郁郁葱葱的样子,一年四季都是欣欣向荣,花季虽

不艳丽,但却芳香恣意,简单、安静,所以我独爱它。有几年兰花很走俏,大家蜂拥上山采挖,以至于现在野生兰几乎绝迹。各种品种的兰花被搬到了城里人的阳台上,但其适应能力还真强,原本喜欢长在树荫下,在城里的阳台上活得也很好,任凭风吹雨打。就拿我家阳台上那几盆来说,我觉得特别坚强,几乎是在每年开花的时候才能吸引我的眼球,平时基本不管,而且我刚刚搬新房的时候满阳台都是各种盆景和花,至少有十几个品种,但经过这十年,只剩兰花了。看着眼前这几盆兰花,我忽然觉得自己似乎缺了一些“兰花精神”。

兰花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,张学良的“长绿斗严寒,含笑度盛夏”,屈原的“幽兰生前庭,含薰待清风”,李白的“孤兰生幽园,众草共芜没”,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坚强、高洁和美好。它与梅的孤绝,竹的气节,菊的风霜齐名,被称为“四君子”。而孔子的“芝兰生于幽谷,不以无人而不芳;君子修道立德,不为困穷而改节”,所表现出的不为贫苦、失意所动摇的气节更值得现代人学习。

陪父母吃了饭,我便返城了。家乡这些年变化大,公路两旁一栋栋楼房修得很漂亮,路过村委会时看到党旗和红旗迎风飘扬,孩子们在广场上打篮球,一群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婆婆大妈也像城里人一样跳起了广场舞。一个村子的都认识,我特地去和他们打了招呼,大家都特别热情,一曲《最炫民族风》在山里回荡,我忽然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。人这一辈子不要奢求太多,就像兰花一样,像这些老了还跳跳广场舞的山里大妈一样,简单,知足,快乐。

回到家里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阳台上的兰花都浇了水。心里特别愧疚,十几年了,它们就在这一尺宽的阳台上开花谢,我似乎从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,但依旧在花季的时候为我奉献着芳香。

遥望远处,有着无数的兰花在这本不属于它们的阳台上生长。



雪落红叶谷

11月9日,摄于洪雅县瓦屋山镇燕远村红叶谷。

江帮富 摄

生活·写意

闲情小札之高庙古镇

余静

高庙有一条叫“三山环线”的公路,连通着前往峨眉山、瓦屋山及玉屏山的通道。按理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,再加上本土的古镇资源,应该使高庙的名声大显,然而并没有。

柳江古镇开发了,柳江火了;雅安湖开发了,瓦屋山火了;只有高庙因白酒而闻名,而古镇并不广为人知。高庙古镇就像陶潜笔下独爱的菊,安然地扮演着一个隐逸者的角色。

曾有游客说,高庙古镇是他所去过的古镇中最有古韵、也最质朴的一个古镇。它没有现代化的商业气息,远离喧嚣和嘈杂,保留着原始的韵味和宁静。

我为高庙古镇的这种古朴所吸引,顺着老街,揭开它迷人的面纱。

古镇由三条长100余米、宽3至6米的老街组成,青石街面,滴檐紧靠。老街上的主要建筑是“万寿宫”,历史上叫“江西会馆”。江西人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来到这秀丽的小镇,富有的江西籍人士捐款修建了这座会

馆。这里曾是小镇的一个活动中心。一条保存完好的老街,一级一级的石梯连接两旁古色古香的建筑。漫步在这青石板铺成的道路上,我仿佛来到了戴望舒笔下的“雨巷”,只差一把油纸伞和一身旗袍,便可印染出一幅浓淡皆宜的水墨画。

在一排排古老的建筑中,有拍过电影的大院子,有机器嗡嗡作响的小作坊,那些木质结构与瓦片上的青苔无声地讲述着久远的故事。

老街的尽头连接着一座铁索桥,桥下溪水清澈,两岸古木参天,郁郁葱葱。桥的那边是“七烈士纪念馆”,吊脚楼结构。烈士亭中有古木制成的板凳,周边绿树环绕,来往的游客都喜欢在这里停一停,坐一坐。烈士雕像矗立在烈士亭的西北角,无声地叙述着英雄的故事。

1950年2月,赵银忠、孙护娃、张金全、张更寿、刘会明、常玉才、张光福七名解放军战士到洪雅县开展剿匪征粮工作,七位同志先后在6个地方壮烈

牺牲,故称“七烈士”。为悼念烈士忠魂,1959年1月,县政府将七烈士迁葬于洪雅县城南隐象山,新建烈士陵园供人们祭奠、缅怀。

顺着小路往下走,有一个景点叫“花溪源”,俗称王沱,宽10米、长30余米,是天然的游泳池。“花溪源”三个大字雕刻在天然的岩壁上,每个字直径1.5米、凹深5厘米,名人书法,别具一格。

接近半山腰的极乐寺,最初并不打算修建在这里,原计划是建在二峨山上。相传有一天山顶上的一只鸡飞到了现在极乐寺的位置,众人觉得是个好兆头,于是将建寺地址选在这里,“极乐寺”名字便由此而来。

与古镇隔河相望的便是著名的二峨山,它与峨眉山遥遥相对,海拔2000多米。

二峨山以前叫“古佛顶”,左右两边的山就像是古佛的肩膀。因为古佛顶仰望峨眉山,就像是峨眉山的姊妹,所以后人亲切的将古佛顶称作“二峨